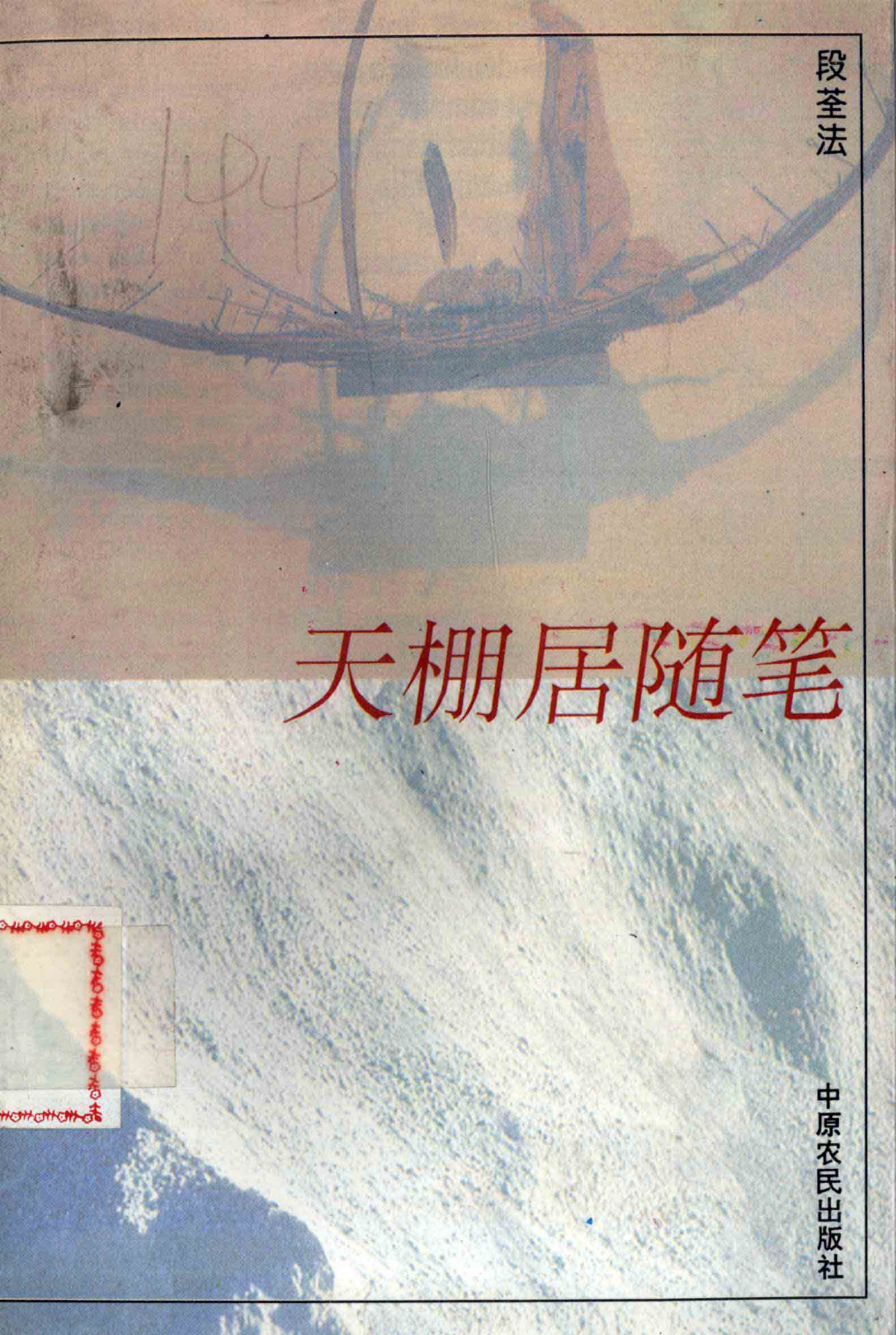




段荃法

天棚居随笔

中原农民出版社

天

段荃法

中原农民出版社

棚

居

随

笔

(豫)新登字 07 号

天棚居随笔

段荃法

责任编辑 李明性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市中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26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538-526-2 / I·234 定价 7.50 元

目 录

窗的喜悦和哀歌.....	(1)
石头干爹.....	(4)
人生与井.....	(8)
无鬼之旅.....	(12)
秋天的童话.....	(16)
乡音醉我心.....	(19)
中国新郎和美国新娘.....	(23)
又到关公挑袍处.....	(31)
狼牙棒·螳螂.....	(34)
雨中登风穴寺解烦路.....	(38)
过年.....	(41)
大马走笔.....	(44)
记住家 走出家.....	(46)
鼓浪屿海边拾趣.....	(49)

童年三章	(53)
爱, 献给我的老师	(58)
拔牙	(61)
云台六品	(63)
猕猴桃·恐龙蛋·作家	(68)
古县衙楹联记	(72)
别公祠碑记	(74)
一座山的印象	(76)
我与新华院	(79)
染发小集 (三题)	(82)
铁树小集 (二题)	(85)
桃园小集 (二题)	(88)
春潮小集 (二题)	(91)
我是我 他是他	(95)
忘了过生日	(99)
父子	(102)
友人	(104)
一个女人和一只船	(107)
老同学	(112)
春野之恋	(115)
世路无穷	(118)
茅盾先生给我们讲课	(131)
河南老乡	(134)
播种与收获	(137)
生命与诗	(139)
我愿变成一棵小树	(143)
梦非梦	(145)

小小沙龙·····	(147)
文缘·····	(150)
画家的痴情·····	(153)
我们就是你的书(外一题)·····	(155)
留在身后的脚印·····	(157)
执著地追求·····	(165)
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170)
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	(174)
从生活到作品·····	(176)
泥土味及其它·····	(181)
天棚及其趣话·····	(185)
关于《毛毯》的闲言絮语·····	(187)
我与书·····	(190)
乐园之门·····	(193)
我、妻子和文学·····	(195)
创作中的苦恼·····	(199)
三月的话题·····	(203)
小世界·大舞台·····	(206)
后记·····	(284)

窗的喜歌和哀歌

每天开窗闭窗，往往勾起我关于窗的许多回忆。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家乡的屋子大都是一个模式，无论是楼房或平房，无论是瓦房或草房，窗一律的厚墙，出一律的尖顶。后墙不开窗，前墙开了窗，又用土坯子封上大半。

我从小就住在这样不开窗的黑屋子里，地很潮湿，空气稠乎乎的，吸一口像喝了一口面稀饭，四处飘散着杂物的霉味。偶尔从墙缝里、门缝里流进几缕太阳的光线，我就欢快的用手去抓，用席篓去装，用绳子去绑，想让阳光多停留一会儿，可总是抓不住，装不住，绑不住，留不住，阳光似玩捉迷藏，很快就不见了，我无可奈何地叹口气，圆睁一双小眼睛在黑暗中寻找，寻找。

岁月流逝。在黑屋子里住久了，对稠乎乎的空气闻惯了，就对这黑屋、这空气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觉得唯这黑屋才是我安全的摇篮，唯这空气才含有丰富的养分，能催我长大，育我成人。割草、捉鱼或看姥姥归来，一脚踏进黑屋，一头扎进浓稠的气团，似久别的游人扑进母亲温暖的怀抱，猛吸一口从小闻惯了的气息，像吮吸着母亲甜香的乳汁。

后来，离开农村，到城市上中学。城市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窗子多，窗子大。星期天，同学们纷纷上街，干各人感兴趣的事，或串马路，或逛公园，或看电影，我多是看窗子，看各种各样的窗子，看窗上安装的形形色色的玻璃。机关的长方形的窗

子，商店的大大的橱窗，照像馆的八角窗，教堂里奇形怪状的窗子，窗上的玻璃也不一样，白色的，黄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带各种图案的。我常常凑近窗子，好奇的将鼻子挤压在玻璃上，或用舌头舔一舔，想尝一尝玻璃的味道，或闭上一只眼，用另一只窥视，试一试是否能看清屋子里的东西。每回农村老家背干粮，见了小伙伴，说得最多的新闻，就是我在城市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窗子，形形色色的玻璃，他们总以为我是吹牛，不断发出疑问。

再后来，我参加工作，到这座城市的一个机关当办事员。初进机关，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又是窗子多，窗子大，一排排的青砖红瓦房，前后都有大玻璃窗子，进了屋，像在屋外一样，坐在桌前办公（那时我多是抄写别人起草的文件），往往禁不住向窗外望，树摇，草动，麻雀飞鸣，人来人往，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思想不集中，往往抄错字，甚至抄漏行，我用废报纸将窗子糊起来，窗子内外顿时隔成两个世界，外界的一切再也不会打扰我。同事们笑着将窗纸撕掉，还仔细地擦掉沾在玻璃上的浆糊。我很不自在。晚上，明亮的月光洒满屋子，蟋蟀叫个不停，我怎么也睡不着，就用被子蒙上头。被窝里黑咕隆咚，空气也变稠了，且有怪味，我似乎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回到了生养我的黑屋子，扑进了母亲温暖怀抱，我很快就安静了，睡熟了。此后我就养成了蒙头睡觉的习惯，直到结婚多年，这种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坏习惯才被妻子“改造”掉。

再后来，我逐渐体味了窗的种种处好，坐在窗前办公，读书、写作，躺在床上休息，沐浴在明亮的阳光里和与无边的外界相连的新鲜空气里，着实是一种难言的享受。

在我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我多是到农村跑达，前些年是为工作蹲点，后来到了省城专事写作，是到农村采访。那些年，在我到过的无数个村子里，农民的房子和我家乡的房子一样，多是不

开后窗的，前窗又多是被土坯、木板封了的。在一个村子住久了，人熟了，我就问他们不开窗的原因，答复是各种各样的。不开窗聚气聚财聚福；不开窗不怕偷盗；不开窗女人们免得东张西望，心不邪，念不动，会安心过日子，养娃子。有人还举出本村外村几个女人私奔的例子，证明窗是的确开不得的。我劝他们开窗，每每遭人讥笑：我们祖祖辈辈不开窗，你听说谁把裤子穿到头上了吗？谁把饭喂到鼻子窟窿里了吗？谁把儿子生到老鼠洞里了吗？

过了些年，我下乡采访，忽然发现农村的新房多起来，样式也有了变化，有楼房，有平房，显得新颖多姿，且前后都开了窗，装上了玻璃，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即是新翻修的老式房，也加开了窗子。我极为兴奋，到处跑着看新房，看窗子，我要为窗唱支赞歌，我将我这次下乡的感受，写了篇《古道旁的小楼》的小说，朋友说“谁把裤子穿到头上了吗”那些语言颇为精彩，我当即声明，那不是我的创造，那是我采访时的原始记录。

又过了些年，我旧地重游，又来这儿采访，我惊奇地发现，不少新房的窗子又被封上了，有的是活封，只把土坯或青砖擦上，似乎准备随时再扒开，有的却是死封，用石灰或水泥抹得死死的，远远望去，像是健壮肌体上的一块伤疤，我顿时产生一股痛苦和哀伤，询问房主何以封窗，他们多是冲你一笑，似乎不屑作答。

并叙曰大。我主猷猷才张网而捕曰大，醯醢籍树，云白天蓝，舜
伯来腰。有降附五公记焉，恶善辨代位一景又。1992.6.13小松郊
叙曰大庭来于舜舜，既公王犬只耕田耕田母父，耕冬耕春于耕
庭大斗于其于耕暑“等于”要。”等于”并叙曰大府，夫御香鼓，前
于耕；迎耕耕舌八肥于国人大，老眼昏人前数围，舜知玄。人
英淑命命朝朝，前土肥田于庭！即不后踪，于舜被个景友，蓬
碧稻美膳，真力耕于其于，夫御耕于其于而不后踪叙曰大要 / 着

石头干爹

纵然是穷乡僻壤，也有值得夸耀的东西。

我们莲花池村的大石碓就常常能激起村民的缕缕豪情。村民赶集上会买卖农产品，或到外地做木匠、泥匠活，有人问起哪路客人？他们就摆牌子：知道大石碓不？对方若说知道知道，且夸耀一番大石碓的名气，他们就高兴，在交易中让价，在做活上用功夫。对方若说不知道，他们就用鄙视的目光相视：真是井底之蛙，连大石碓就不知道吗？

莲花池是有名的古老大村，横竖两条大路穿过街心。大石碓就挺立在两条大路的交叉点上。红石锻造，约两米高，三人手拉手才能合抱起来。逢年过节，村民烧香焚纸敬祖先，敬各路神仙，总少不了大石碓的一份。这时候，烧香的人你来我往，烟雾缭绕，大石碓时隐时现，庄严而神秘，使人顿然产生一股崇拜之情。在我幼小的心目里，大石碓是至高无上的神灵。邻人打架，婆媳吵嘴，也往往跪在石碓前赌咒：谁昧良心，腰断三节！这时候，蓝天白云，树静鸟栖，大石碓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大石碓在我幼小的心目里，又是一位分辨善恶、严厉公正的判官。哪家的孩子体弱多病，父母也往往抱只大红公鸡，领孩子来到大石碓前，烧香磕头，认大石碓作“干爹”，要“干爹”保佑干儿子长大成人。这时候，围观的人特别多，大人们七嘴八舌地帮腔：他干爹，这是个好孩子，就认下吧！孩子们拥上前，嘻嘻哈哈地笑着，要大石碓刚认下的干儿子磕响头。干儿子很认真，额头碰得

土地嘭嘭作响，经小伙伴们一阵戏闹，他额头冒汗，病容顿消，竟跑着叫着跟伙伴们去捉知了。围观的人瞪起吃惊的眼睛，议论纷纷：真灵，真灵！于是前来认“干爹”的孩子越来越多，由近而远，由本村而外村。这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目里，大石礅又变成可亲可爱的“石头干爹”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偏僻家乡的文化生活是极为贫乏的，除了下坑摸鱼、到豆地捉蛐蛐、爬树逮知了，大石礅附近的场地就是我们最好、最有趣的去处了。大人们对大石礅崇敬而又害怕，我们不怕。我们见过纸上印的、画的财神爷、灶王爷，却没有见过能说会笑的真的财神爷、灶王爷，我们都见过真的干爹，干爹的大手很温柔，干爹的笑很甜蜜，干爹也很慷慨，只要你叫一声“干爹，干娘”，就抱起来亲你的脸，或扯掉裤子亲你的光屁股，还给你核桃、红枣、石榴，还往你脖子上挂条“长命百岁”的铜链锁子。我们都喜欢真的干爹，自然也就喜欢“石头干爹”了。

依我们家乡一带的风俗，哪家娶新娘，要有贴“喜贴”的童子作前导，图个一路除妖驱邪，吉祥如意。“喜贴”童子手提装浆子的小罐走在迎亲队伍的最前边，沿路见大树、巨石、新屋、古庙，都要贴上一张方方正正的大红纸片。记得在我十岁的时候，曾扮演过“喜贴”童子的角色，二尺来高的小人儿，头戴深棕色大礼帽，身穿竹青长衫，时不时为踩了长衫的布角而摔跤，逗得看热闹的人一阵阵哄笑。路过大石礅前，我故意在“干爹”脸上贴了四张红纸片，两张当眼睛，一张当鼻子，一张当嘴。走了几步回头看，还真像人的脸。我知道，今日是喜日，大人不会责骂我，“干爹”喜欢我，更不会怪罪我。

有一年夏天，我们几个光屁股孩子爬上大石礅闭眼往下跳，打赌：看谁跳得远。结果不分胜负。又比撒尿，在大石礅二尺远的地上挖一个碗口大的洞子，站在大石礅上往里尿，看谁瞄得准，还没有比出高下，就被路过的大人喝散了。这一次，我挨了

母亲一顿打骂，哭得很伤心。父亲去世时，我回家奔丧，见大石碓依然在原处挺立，还是那么威严，那么神秘。虽不见当年香烟缭绕的胜景，却也常有崇拜者烧过的纸香残迹。拜望乡亲时，话题每每扯到大石碓，谁也说不大石碓是何山之石，何人锻造，何因何时运来这里。乡亲只说听老人传讲，这是块镇妖石，有它老人家在，百鬼千妖退避，村里免灾消祸。还有人说，大石碓底下坐着一个大泉眼，连河通海，搬倒了大石碓，能淹方圆几十里的庄田。

过了几年，弟弟来省城，我问起大石碓，弟弟说，要拓宽街心大路，村干部动员群众搬倒大石碓，挪个地方，谁也不敢出头。路没有修，大石碓仍在原处立着。

又过了几年，弟弟又来省城，我又问起大石碓，弟弟说，这次修路挪动大石碓，干部真下了大决心，带领精壮人马，拿着绳索、木杠，远远就摆下阵势，一步步向大石碓逼近。围观的人很多，胆大的凑在前边，胆小的缩在后边，他们似观看一场关乎莲花池村命运的惊天动地的大决战，兴奋、惊奇的目光中夹带几分担心和恐惧。哪知几个青年走过去，“嗨哟”几声，很轻松地就把大石碓推倒了，挪走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村里人心中不安，少言寡语，静观村里有没有降祸临灾的征兆。哪家人得了病，就悄悄地打听：得的什么病？与挪动大石碓有关吗？哪家死了鸡鸭猪羊，就悄悄地打听：何因而死？主人参与没参与推倒大石碓的举动？当村民弄清，人病畜亡的确与大石碓毫无关联时，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村里又恢复了常日的松和气氛。

寒来暑往，几十年过去了。大石碓已被岁月的尘土埋在地下，莲花池村的人也早把大石碓忘了。那些当年见过大石碓的老人已相继去世，认大石碓当干爹的孩子也已娶妻生子。他们爱扮历史老人的角色，悠闲地坐在大树下，向他们刚懂事的孩子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大石碓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加进新的内容。

人 生 与 井

老家村南有一大坑。古时打寨子起土，后来又一代代盖房打坯子起土，渐渐也就有了这个大坑。

雨水旺的年分，南大坑水很深，早年就露出了坑底。村里人拿铁锨挖下一个个二、三尺深的小井，将漫流的零星的水引入小井，澄清了，饮牛，饮羊，在地里劳作的人也常来小井旁，扑胸趴下，老等似的拉长脖子，将头伸进井口喝水解渴。童年时我常和小伙伴到小井边玩，捉蝌蚪，捉水拖车，也用泡桐树叶扎小船放在水面上漂游。夏天落几场雨，坑里涨水，将小井漫了，明井成了暗井，大人就屡屡告诫孩子不许到坑里去玩，说落暗井是很危险的。我和小伙伴们留恋小井的乐趣，就站在岸上，各自根据平日对小井位置的记忆，朝小井处投石，投准了，扑通一声，溅起一根根水柱，于是我们就欢乐，就乐得在毛茸茸的青草地上打滚。

记得六、七岁时，夏天特别的热，老牛热得哞哞地叫，狗伸长舌头喘气。南大坑的水旱得尺把深，鱼们呛不住，翻坑了，一条一条比武似的跃出水面，又重重地摔下去，远远望去，鱼鳞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男人们吼叫着赤条条跳到坑里逮鱼，女人们羞于近前，站在高高的寨子上观景。我和小伙伴也经不住诱惑，加入了逮鱼的人群，不过我们只溜坑边儿捉小鱼，拣死鱼。突然，我和一个小伙伴落进暗井，连灌几口水，呛得头昏眼花，幸好大人把我们救上岸来。一连多日，我老是做恶梦，梦见乘坐的木筏

翻了，梦见水蛇缠了腰，梦见水怪要吃我，我哭醒，不敢再睡。

母亲拉着我的手，到坑边为我喊魂。“孩子，回来吧！”“回来啦！”母亲自喊自答，苍凉的声音在空旷的水面上飘荡，惊鬼动神。几天之后，我从惊悸中挣脱出来，恢复常态，但从此怕水。一见满坑的水心就发慌，腿就发软，浑身就冒虚汗，如染大病。过去到西小张村姥姥家走亲戚，必经东寨外两大坑中间的小桥，这是一个极有趣的去处，每经过，总留恋不舍，捉蛤蟆，打水漂，采奇形怪状的水草。自落井事件以后，再不敢走小桥，宁肯多走二里路，把大坑绕过去。

母亲怕我落水淹死，每到夏季，白天就紧紧守着不让出门，夜里就讲淹死鬼拉人当替身的故事，吓我，怕我背着大人去玩水。

长大了，参加工作了，我知道世上并没有鬼，自然也不会有淹死鬼，但我却仍然怕水。

几十年来，我几乎走遍祖国的东西南北，见到过许多大江大河，黄河，长江，黄浦江，大渡河，嘉陵江，到过许多海边浴场，海星，捧槌岛，黑石礁，青岛，我从不游泳，甚至不敢下边沿浅水处洗一把脸。

那年到上海看戏，返程的时候，带队人征求意见是走旱路还是走水路，我自然是赞成走旱路乘火车，但拗不过大家，还是随众乘轮船。大家都是第一次乘船，兴致极高，一路上笑谈长江中的大漩涡，戏水弄浪的江猪，两岸的奇异风光，至深夜仍在甲板上不停的走动，任清爽的江风拂慰，我却躲在船舱不敢往外张望。

我看过许多关于海的电影，读过许多关于海的诗歌，尤其多次读过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银幕和书上的海就够诱人了，真实的海该有怎样的魅力呀！我萌生了观海的念头。

终于有了机会。那年夏天，中国作家协会邀作家赴大连休

养，我和嘉季诸兄同行。我们住在黑石礁疗养院。到海星浴场游泳，诸兄一个个扑进大海，欢叫笑闹，似顿时回到童年。我是决心要下海的，可是到了海边，看到无边无际的海面，起伏的波浪，涨落的海潮，我又心慌，腿软，一阵阵恶心，我忙坐在沙滩，闭了眼，过了一会儿，才平静下来。我毕竟不想放弃观海的机会，我就在海边溜达，拾贝壳，看海鸥飞翔。

我不配享受激浪，我只能享受浪花。我为我悲哀。我想起十年前和我一同跌落暗井的伙伴，他如今还在农村。我也为他悲哀，他大概也变成只敢恋低矮屋檐的家雀了吧。

几天以后，大家又要到距岸三里远的猪岛游玩。神秘的小岛啊！出发前夜，我难以入睡，思想斗争激烈，下半夜，我终于下定决心，我要到海岛去。我不能再错过也许是今生所遇的唯一的会了。

我们乘坐的是渔民的机帆船。船随海浪起伏着，前进着。我们走进任何天才作家也难以描述的童话世界。有人哼起摇篮曲，有人唱起海之歌。嘉季兄是老编辑，在文苑辛勤耕作数十载，扶植过几代文学新人，心血耗干了，头发熬白了。碧蓝碧蓝的海水作衬，成群的海鸥在头顶盘旋，嘉季兄满头的白发似一朵海莲。大海中出现了奇观。有诗人乘兴叹吟：“海里的浪花溅在老园丁的头上，同海莲亲吻，……”我沉浸在观海的激动之中，竟一时忘记身下是千顷波涛。船到海岛，我忽从凝神中醒悟，见汪洋一片，顿时又心发慌，腿发软，让船工扶我下船登上海岛。我害怕了，玩岛的兴致顿然消失。

多年以前，趁回家探望双亲，特意去看望当年一同落井的伙伴。他妻子说，听说你回来，他到南大坑给你逮鱼去了。这几年雨水足，南大坑的水满满的，鱼又大又肥。又说，那年你们一同落井，他多年不敢沾水，后来大河涨水，他参加抢险，打木柱堵洞，不小心被大浪卷走，都猜想他没命了，不想他却游出来了。

以后他就常玩水，也是玩水玩野了，给人打睹，他一头扎进南大坑摸秤锤。

伙伴回来了，光脊梁，掂着一条几斤重的草鱼。他又黑又壮，像石雕铁铸般一尊神像。仍是那张圆胖的脸，仍是那样憨厚的笑意，但身上却不见丝毫怯懦。我本来是准备许多话的，却一句也说不出。鲜嫩的鱼也没有吃出一点点味来。

这些年来，我常常为我终生不会游泳感到遗憾，为我在江海面前的怯懦感到羞惭，我也常常问自己：假若我的童年中没有发生过落井事件，假若在那次偶然落井之后，像我童年的伙伴那样，又被另一次偶然推进激流，如今我该是什么样子？我留在人生旅途上的将是什么样的脚印，抹在性格画板上的将是什么样的色彩。人生与并能连在一起加以思考吗？我难以回答，我只能如实写下我的这段经历。

1992.7.25